

熟悉的旋律再次響起，柔和而哀傷。
遠方仍傳來野獸的嚎叫。
但在這一刻，四周是一片寧靜。
惡夢尚未結束。
但它，暫時停歇了。
僅僅片刻——
卻足夠了。

星際跳躍.. 先鋒的使命

第三名 電子二丙 王以誠

序幕：首次跳躍的曙光與陰影

2100年的某個深夜，瑞士日內瓦郊外，阿爾卑斯山的雪峰在月光下閃爍著冰冷的銀輝，靜謐而孤傲。深埋於山腹中的歐洲量子研究聯盟（EQRA）地下實驗室與這片自然景觀形成鮮明對比——厚重的混凝土牆將刺骨的寒風阻隔在外，卻鎖不住室內那股濃烈的緊張氣息。昏黃的燈光灑下柔和的光暈，映著控制台螢幕散發的幽藍光芒，交織出一片詭秘的氛圍。博士艾樂娜·羅德里格斯站在實驗室中央，黑長髮紮成緊實的馬尾，眼鏡後的目光透著疲憊與專注。她輕輕調整了一下眼鏡，手指在鍵盤上飛快舞動，指尖因緊張而微微顫抖——人類歷史上首次小型空間跳躍實驗即將在她手中啟動。

實驗室內，十幾位科學家圍繞著中央的測試平台，沉默中帶著期待，空氣

彷彿凝滯住了時間。他們的目光不約而同地聚焦在一個拳頭大小的探測器上。這台由鈦合金打造的小機器，外殼光滑如鏡，在燈光下泛著冷冽的金屬光澤，內部搭載著最新一代量子引擎，基於超弦理論的空間折疊技術，讓她夜以繼日地研究了十年。它承載了人類數十年的科技夢想，靜靜地等待著命運的召喚。牆上的巨型螢幕閃爍著實時數據：溫度穩定在-5攝氏度，壓力正常，能量波動平穩，一切似乎盡在掌握。然而，艾樂娜的內心卻如戰鼓擂動，她感到汗水順著脊背緩緩滑落，濕透了薄薄的實驗服。這一刻的成敗不僅關乎她的職業生涯，更可能改寫人類的未來。

「準備好了嗎？」艾樂娜低聲問道，嗓音略顯沙啞，隱約透出一絲不易察覺的顫抖，像是壓抑著巨大的情緒。她內心深處，對這項技術的潛在風險始終有所顧慮，卻未曾對任何人提起。

「所有系統正常，博士。」她的助手盧卡斯輕聲回應。這位年僅25歲的工程師額頭滲出細密的汗珠，雙手緊握著輔助控制鍵，指節因用力而微微發白。他努力讓語氣保持平穩，但尾音的輕微抖動還是泄露了他的緊張。盧卡斯回憶起自己小時候，父親曾帶他觀看星空，夢想著有一天能參與這樣的歷史性時刻。

艾樂娜深吸一口氣，緩緩環視四周。她的目光掠過每一位同事：有人咬緊牙關，眉頭緊鎖；有人雙手緊握，指甲幾乎嵌入掌心；甚至有一位年長的物理

學家低頭在胸前畫著十字，嘴唇無聲地喃喃祈禱。這些期待與恐懼交織的情緒如同一張無形的網，將她緊緊包裹，讓她幾乎喘不過氣。她伸出手，按下啟動鍵的動作慢得像一場儀式——那一刻，時間彷彿靜止，實驗室內的每一個聲音都被無限放大。

突然，一道刺眼的藍光從探測器周圍迸發而出，伴隨著低沉的嗡鳴聲，地板微微顫動起來。一股無形的力量籠罩整個空間，空氣中瀰漫著靜電的刺鼻氣味，讓人鼻腔一陣刺痛。探測器瞬間消失，只留下一圈微弱的空間扭曲痕跡，猶如水面上的漣漪緩緩蕩開。幾秒後，它毫髮無損地重新出現在原地，靜靜地躺在平台上，彷彿什麼也未曾發生。

實驗室內頓時爆發出震耳欲聾的歡呼。盧卡斯猛地跳起，揮舞著拳頭喊道：「我們成功了！」幾位科學家激動地擁抱在一起，有人淚水奪眶而出，哽咽著說不出話。這是人類首次實現空間跳躍，雖然只是短短幾公尺的距離，卻足以成為歷史的轉捩點。然而，艾樂娜卻未被這喜悅感染。她緩步走向探測器，每一步都沉重得像是踩在棉花上，彷彿背負著無形的壓力。她雙手捧起探測器，冰冷的金屬觸感讓她微微一顫，目光隨即鎖定在旁邊的數據終端上，眉頭緊鎖。

「這是什麼？」她低語，聲音細若蚊鳴，幾乎被歡呼聲掩蓋。螢幕上，一串異常的能量簽名緩緩浮現，波形曲線詭異而規律，與地球已知的任何能量形

式都不吻合。它像是一段脈衝信號，間隔精準得令人不安。艾樂娜的手指再次在鍵盤上飛快敲擊，指尖因用力過猛而泛紅，試圖解析這段神秘數據。

「博士，怎麼了？」盧卡斯走到她身旁，笑容漸漸僵硬，聲音中透出一絲疑惑，眼底閃過一抹不安。

「這不是我們的東西，」艾樂娜的聲音低沉而嚴肅，彷彿壓抑著某種深沉的情緒，「探測器在跳躍時捕捉到了一個外部信號。」

「外部信號？」盧卡斯皺眉，喉嚨一緊，聲音不由自主地拔高，「您的意思是：？」

艾樂娜轉過頭，目光如刀鋒般銳利，直刺進盧卡斯的雙眼：「這可能是來自其他文明的痕跡。」

瞬間，實驗室內的歡呼聲戛然而止，所有人面面相覷，笑容凝固在臉上。一陣不安的寂靜籠罩了這個地下空間，連呼吸聲都變得清晰可聞。艾樂娜感到一股寒意從腳底升起，順著脊椎蔓延至全身，彷彿有一雙無形的眼睛正從宇宙深處凝視著他們。她緊握探測器，金屬的冰冷觸感讓她重新找回一絲清醒——這不僅僅是一個科學突破，更可能是一個未知的警告，或是一場無法拒絕的邀請。

第一章：被選中的先鋒

2120年，紐約，聯合國太空探索總署（UNSA）的總部大樓聳立在曼哈頓的天際線中。這座由玻璃和鋼鐵構成的巨型建築在晨光中閃耀，像一座通往未來的燈塔。會議室內，落地窗外是熙攘的城市景象，柯文·哈珀站在窗前，凝視著遠處的自由女神像。他的黑色短髮被汗水浸濕，藍色眼眸中閃爍著堅定與不安。32歲的他曾是一名戰鬥機飛行員，如今被選為人類首次載人空間跳躍任務的船長——這是他從未預料到的命運。

會議桌旁坐著他的隊友：莎拉·班尼特，34歲的生物學家，紅髮披肩，笑容溫暖如春風；米格爾·阿爾瓦雷斯，29歲的機械工程師，皮膚黝黑，性格風趣卻衝動；以及陳立，31歲的通訊專家，沉默寡言，眼神總是透著一抹深不可測的冷靜。他們四人從全球數千名候選者中脫穎而出，即將執行探索半人馬座星系的任務。這一刻，他們的命運被緊緊聯繫在一起。

「你們是人類的先鋒，」UNSA局長，一位滿頭銀髮的老人緩緩開口。他的聲音低沉而有力，透過會議室的擴音系統迴盪，彷彿敲響了命運的鐘聲，「這次任務將利用空間跳躍技術前往半人馬座，收集數據，尋找潛在的資源與生命跡象。你們的成功將為人類開闢新的疆域。」

柯文的心跳加速，胸口彷彿被一隻無形的手緊緊攥住。他回憶起童年，作為孤兒的他曾在孤兒院的屋頂上仰望星空，寒風吹過破舊的衣衫，他卻夢想著飛向無盡的宇宙。如今，這個夢想即將成真，但他也明白，這趟旅程充滿未知與危險。他轉過頭，看向隊友們，試圖從他們的眼中找到一絲安慰。

莎拉輕輕拍了拍他的肩膀：「我們會成功的，柯文。」她的聲音溫柔而堅定，像是冬夜裡的一團火焰，穿透他內心的不安。她的手掌溫暖而有力，讓柯文感到一陣莫名的安心。

「別忘了，我們有諾瓦，」米格爾咧嘴一笑，拍了拍身旁的控制面板，試圖緩解氣氛。諾瓦是他們的「助手」，一個搭載量子計算核心的智能系統，負責導航、數據分析與危機處理，其核心基於先進的量子糾纏技術，能在瞬間處理海量數據。

「諾瓦，準備好了嗎？」柯文轉向牆上的語音介面，聲音中帶著一絲期待。「所有系統正常，船長，」諾瓦的聲音平靜而清晰，帶著機械的冷靜，「我已完成對飛船先驅號的全面檢測，隨時待命。」

接下來的幾週，隊伍在模擬器中進行了無數次訓練。模擬艙內，他們面對空間跳躍可能引發的重力異常，耳邊響起刺耳的警報聲；他們模擬輻射風暴襲

來時的應對，汗水浸濕了制服；甚至模擬飛船系統失靈，黑暗中只剩彼此的喘息聲。每一次成功脫險都讓他們更加信任彼此，也更加依賴諾瓦的冷靜判斷。訓練中，柯文和莎拉的默契逐漸加深，他們常常在模擬艙外靠著牆壁交談，分享對未來的憧憬與恐懼。

「你害怕嗎？」莎拉曾經問道，她的紅髮在燈光下閃著微光。

「怕，」柯文坦誠地說，目光低垂，「但我更怕辜負這一切。」

莎拉輕笑，拍了拍他的背：「那就別辜負。我們一起扛。」

出發前的最後一晚，柯文獨自站在宿舍窗前，手裡握著一枚母親留下的舊懷錶。那是他唯一的遺物，錶面已經磨損，卻是他童年唯一的溫暖。他低聲自語：「媽媽，我要走了。希望你能看到這一切。」他的眼中閃過一絲淚光，指尖摩挲著懷錶的刻痕。隨即，他深吸一口氣，將淚水壓回眼底，取而代之的是堅定的決心。他知道，無論前方有多少未知，他都必須勇敢面對——為了自己，也為了那些相信他的人。

第二章：遺跡星的秘密與警告

「先驅號」在半人馬座星系的一顆行星上著陸，這顆星球被臨時命名為「遺跡星」。艙門緩緩打開，一片荒涼而壯觀的景象映入眼簾：無盡的沙漠中散落著巨大的石質建築殘骸，有些高達數百公尺，表面覆蓋著風化的符號與圖案，像是一座座沉默的墓碑。空氣中瀰漫著淡淡的金屬氣味，地表溫度低得讓隊員們的呼吸在頭盔內凝結成霧，模糊了視線。

「這是什麼地方？」莎拉蹲下身，撫摸著一塊刻滿線條的石板。她的聲音透過通訊器傳到每個人耳中，帶著一絲敬畏與好奇。石板的觸感冰冷而粗糙，彷彿蘊含著千年的故事。

「像是一種語言，」米格爾說，拿出手持掃描儀對準石板，屏幕上跳動著數據，「可能是這個文明的歷史記錄。」他的語氣中帶著興奮，但眼神卻透著一抹不安。

柯文帶頭走向一座半塌的建築，腳下的沙礫發出細微的咯吱聲，像是低語的回聲。在建築深處，他發現了一個奇特的裝置：一個圓柱形的金屬結構，表面嵌滿發光的晶體，直徑約兩公尺，底部連著一堆斷裂的管道。它散發著微弱的藍光，與地球的空間跳躍引擎有驚人的相似之處。柯文的心跳加速，他蹲下身，伸手觸碰裝置，金屬的冰冷觸感讓他不由得縮了一下。

「這是空間跳躍技術？」陳立走近，用儀器檢測裝置，聲音平靜卻掩不住驚訝，「這個文明也掌握了它？」

「看起來是的，」柯文皺眉，站起身，目光掃過周圍的廢墟，「但這裡為什麼會變成這樣？」他的聲音低沉，像是自問，又像是在尋求答案。

莎拉在一旁繼續解讀石碑上的符號，額頭滲出汗珠，頭盔內的通風系統發出輕微的嗡鳴。「警告……危險……跳躍……」她喃喃道，聲音越來越急促，「這像是個警告。他們可能因為這項技術遭遇了某種災難。」

「你是說，空間跳躍毀了他們？」米格爾瞪大眼睛，聲音中帶著一絲恐懼，腳步不由自主地後退了一步。

「有可能，」莎拉點頭，目光凝重，「我們得小心。」

隊伍決定將裝置帶回飛船進行研究。在返回途中，他們意外進入一個零重力區域，隊員們頓時漂浮起來，頭盔內的顯示屏閃爍著警報。米格爾靈機一動，掏出一顆從地球帶來的小橡膠球，開始和陳立玩起「太空乒乓」。球在空中緩慢漂浮，兩人笨拙地揮手拍打，笑聲在通訊器中迴盪，緊張的氣氛暫時消散。柯文看著隊友們，嘴角揚起一抹微笑，但內心卻隱隱不安——這些廢墟彷彿在訴說一個不祥的故事，像是一場未完的噩夢。

就在這時，諾瓦的聲音突然響起，語調急促：「警告，檢測到異常能量波動，建議立即撤離。」

「什麼？」柯文猛地轉頭，目光投向遠處。只見地平線上，一道巨大的沙塵暴正迅速逼近，沙塵如黑雲翻滾，隱約傳來低沉的咆哮聲，彷彿一頭巨獸蘇醒。隊伍迅速返回飛船，沙塵暴的風聲在耳邊呼嘯，飛船艙門幾乎被沙礫堵塞。他們啟動引擎，飛船劇烈顛簸，最終險險升空，避開了沙塵暴的侵襲。

「這地方太詭異了，」米格爾靠在座椅上喘著粗氣，汗水順著額頭滑入眼角，「我再也不想回來了。」

「不，」柯文堅定地說，目光鎖定在裝置上，「我們需要這個裝置，它可能對地球至關重要。」他的聲音中帶著不容置疑的決心，但手指卻緊握成拳，掩蓋不住內心的不安。

第三章：鬼魅星球的幻影

離開遺跡星後，「先驅號」抵達X-42星球。這裡的環境截然不同：濃密的紫色霧氣籠罩地表，像一層詭異的紗幕；地面覆蓋著發光的苔蘚，每一步都踩出微弱的光點；空氣中瀰漫著刺鼻的化學氣味，讓隊員們的喉嚨感到一陣灼熱。他們穿著全套防護服，小心翼翼地探索這片陌生的土地，每個人都能聽到

自己沉重的呼吸聲在頭盔內回響。

柯文走在隊伍前方，頭盔顯示屏上的數據一切正常。突然，他的視線模糊了一下，前方出現了兩個熟悉的身影——他的祖父母。他們穿著記憶中的舊衣服，站在一棵扭曲的樹下，微笑著朝他招手。柯文的心猛地一縮，他知道祖父母早已去世，但此時此刻，他們看起來如此真實。他幾乎要邁步向前，但理智告訴他這不可能。

「柯文，來吧，回家吧，」祖母的聲音溫柔而清晰，彷彿直接在他腦海中響起，帶著一股無法抗拒的魔力。

「柯文，醒醒！」莎拉猛地抓住他的肩膀，用力搖晃，聲音急切而顫抖，「這是幻覺！」

柯文猛地回過神，祖父母的影像瞬間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扭曲的樹影，枝條如爪子般張牙舞爪。他喘著粗氣，額頭滿是冷汗，心跳快得像是衝出胸膛。與此同時，其他隊員也陷入了各自的恐懼：米格爾看到無數毒蛇從地面湧出，蛇信嘶嘶作響，他尖叫著後退，撞倒了一棵樹；陳立則站在原地，雙眼空洞，嘴唇微微顫抖，彷彿被無盡的黑暗吞噬。

「這是什麼鬼東西？」米格爾大喊，聲音中帶著顫抖，雙手亂揮試圖驅散幻象。

「可能是某種生物釋放的能量，」陳立咬牙說道，強迫自己恢復理智，聲音低沉而壓抑，「它在誘發我們的潛意識恐懼。」

「我們得屏蔽它，不然我們會死！」莎拉說著，迅速打開便攜式分析儀，手指因緊張而微微發抖。

諾瓦的聲音從飛船傳來，語調罕見地急促：「檢測到異常電磁波，頻率與人類腦波相似，可能是誘發幻覺的原因。建議調整飛船屏蔽頻率至 7.83 赫茲，與地球舒曼共振頻率相同，或許可抵消影響。」隊伍迅速返回飛船，霧氣在腳下翻滾，像是活物般試圖纏住他們。飛船內，他們在諾瓦的指導下調整防護系統，屏幕上的波形逐漸穩定。當屏蔽啟動時，幻覺如潮水般退去，森林恢復了原有的寂靜，只剩苔蘚的微光在地面閃爍。

「這鬼地方，」米格爾靠在艙壁上喘氣，聲音沙啞，「我寧願面對沙塵暴。」柯文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試圖安慰，但目光卻投向窗外。紫色的霧氣在窗外緩緩流動，像是一個無聲的威脅。他知道，這只是旅程的開始，更大的挑戰還在前方。他們必須更加警惕，因為宇宙中的危險遠不止於此。

第四章：救援任務與外星盟友

「先驅號」抵達 Z-15 星球時，隊伍還未從 X-42 的陰影中完全恢復。這顆星球表面覆蓋著紅色沙塵，遠處聳立著鋸齒狀的山脈，像是被戰火撕裂的傷痕。正當他們準備採集樣本時，一陣急促的警報聲響起——諾瓦檢測到不明飛行物接近，語調中帶著一絲罕見的緊張。

幾秒後，三架外形尖銳的黑色飛船從天而降，發射出刺眼的能量束，紅色的沙塵被炸得漫天飛舞。柯文迅速下令反擊，「先驅號」的防禦系統啟動，能量炮的轟鳴聲震耳欲聾，與敵人展開激烈交火。飛船劇烈顛簸，隊員們緊握座椅，汗水順著額頭滑下。在混亂中，莎拉發現地面有一個微弱的生命信號，像是一盞微弱的燈火。

「那邊有人！」她指向一堆殘骸，聲音急切。柯文帶著米格爾衝過去，掀開一塊扭曲的金屬板後，發現一個受傷的外星人。她有著淡藍色的皮膚，長髮如銀絲般散亂，身上的制服破損不堪，胸口有一道深可見骨的傷痕。

「謝謝你們，」她用微弱的聲音說，語音翻譯器將她的語言轉化為英語，「我被困很久了。」她的聲音虛弱卻堅定，眼神中閃過一絲希望。

她的名字是安妮，來自一個被稱為「光輝聯盟」的文明。她透露，她的星

球在一場戰爭中被「暗影族」摧毀，而暗影族正是剛才襲擊他們的敵人。

「他們計劃入侵你們的地球，」安妮警告道，聲音中帶著一絲痛苦，「他們想要空間跳躍技術。」

「已經在路上了？」柯文皺眉，心臟猛地一縮。

「是的，」安妮點頭，喘息著說，「你們必須準備。」

戰鬥結束後，隊伍帶著安妮返回飛船。路上，柯文注意到安妮的目光中帶著一絲溫暖，即使她虛弱得幾乎站不穩。

他問道：「你為什麼幫我們？」

「因為你們救了我，」她輕聲說，嘴角勉強揚起一抹微笑，「而且，我也想阻止他們。」

在飛船上，安妮與隊員們逐漸熟絡。她向他們展示了光輝聯盟的科技，包括一種能夠治癒傷口的奈米膠囊。莎拉對此驚嘆不已，兩人圍著醫療艙交談，很快就成為朋友。柯文則在安妮身上看到了一種堅韌與智慧，這讓他不禁對她產生了敬佩之情。每當她講述故鄉的故事，她的眼神中總是閃過一抹悲傷，讓柯文感到一陣莫名的心痛。

第五章：星際浪漫與戰爭陰影

返回地球後，隊伍獲得了短暫的休假。柯文決定帶安妮遠離城市的喧囂，來到佛羅里達的一片寧靜海灘。夕陽西下，海面被染成一片金黃，海浪輕輕拍打著沙灘，發出低沉而有節奏的聲音。空氣中瀰漫著海水的鹹味和椰樹的清香，微風拂過，帶來一絲涼爽。柯文和安妮脫下沉重的靴子，赤腳走在柔軟的沙灘上，腳下傳來沙粒溫熱的觸感。他們的手偶爾不經意地觸碰，每一次輕微的接觸都讓柯文的心跳加速，彷彿有一股電流從指尖竄向全身。

「我從小就夢想探索宇宙，」柯文望著遠方的海平線，聲音中帶著一絲懷念，「小時候，我常常爬到孤兒院的屋頂，仰望星空，幻想著飛向那些閃爍的星辰。」

他的目光柔和，彷彿回到了那個無憂無慮的童年，眼中閃爍著對夢想的追憶。

安妮轉頭看著他，銀色的頭髮在夕陽下閃著微光，像是星光編織的絲線。「我也有類似的夢想，」她輕聲說，「在我的星球，我們有一個傳統，每個孩子都會在滿月之夜許下心願，祈求宇宙的守護。」她的聲音中帶著一抹淡淡的憂傷，似乎勾起了某個深埋的回憶，讓柯文不禁想要伸手保護她。

兩人並肩坐下，靜靜地聆聽著海浪的聲音。沙灘上散落著貝殼和海藻，偶爾有海鳥飛過，發出清脆的鳴叫。柯文鼓起勇氣，緩緩握住安妮的手。她的手指冰涼而柔軟，像是觸碰到了另一個世界的溫暖。安妮微微一愣，隨即回握住他的手，兩人的手指緊緊相扣，掌心的溫度相互傳遞。

「謝謝你，柯文，」安妮低聲說，「謝謝你救了我，也謝謝你讓我看到了希望。」她的眼中閃爍著淚光，但嘴角卻揚起一抹微笑，溫柔中帶著堅強。

「不，是你給了我勇氣，」柯文凝視著她的眼睛，聲音低沉而真摯，「在這場戰爭中，我們都失去了很多，但有你在，我覺得一切都值得。」

就在這時，夕陽的最後一抹餘暉消失在地平線上，星空漸漸顯現，繁星點點如同一幅浩瀚的畫卷。柯文緩緩靠近，安妮閉上眼睛，兩人的唇輕輕相觸，分享了第一個吻。這吻溫柔而深情，帶著淡淡的海鹹味，將恐懼與不安融化。然而，手機刺耳的鈴聲打破寧靜——UNSA的緊急召回令顯示，暗影族的先鋒部隊已抵達太陽系邊緣，地球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。柯文不情願地接起電話，聽到UNSA局長的聲音，語氣中滿是焦急。

「我們會一起面對，」安妮緊握他的手，聲音堅定，眼中閃過一絲決心。

「是的，」柯文點頭，聲音低沉而有力，「一起。」

他們站起身，肩並肩走向停在遠處的飛車。海風吹走溫暖，留下更堅定的

信念。柯文知道，挑戰即將來臨，但有安妮在，他無所畏懼。

第六章：內部叛徒的背叛

UNSA總部，隊伍提交任務報告，並警告暗影族的威脅。然而，一場更大的危機悄然浮現。一天深夜，陳立在監控室值班時，發現網絡中有異常的數據流，像是隱秘的河流穿過層層加密，試圖掩蓋其真實目的。陳立眉頭緊鎖，他迅速啟動追蹤程序，手指在鍵盤上飛舞，螢幕上跳動的代碼映照著他緊張的臉。經過數小時的分析，他終於鎖定數據源——傳輸者竟是博士艾樂娜·羅德里格斯，空間跳躍技術的發明者，也是柯文曾經最尊敬的導師。

「這不可能，」陳立低語，雙手顫抖地操作著控制台，「一定是搞錯了。」但數據無情地指向艾樂娜的辦公室，無可辯駁。他感到一陣寒意從脊椎竄上，立即通知柯文和其他隊員。

柯文衝進艾樂娜的辦公室，怒火中燒，聲音幾乎從喉嚨中吼出：「為什麼，艾樂娜？你為什麼背叛我們？」他的雙手緊握成拳，指節因用力而泛白，眼中閃過深深的失望——他曾視她為科學的燈塔，現在卻成了黑暗的化身。

艾樂娜抬起頭，眼神冰冷如冰，手邊的咖啡杯早已涼透，散發著苦澀的氣味。她的辦公室昏暗而凌亂，牆上掛著的榮譽證書在燈光下顯得格外諷刺。「暗影族許我永生，」她緩緩開口，聲音平靜得可怕，「他們的技術遠超人類，你們無法理解。他們展示了生物再生技術，讓我看到了超越死亡的可能。」她的語氣中帶著一絲嘲諷，彷彿挑戰他們的信仰。

隊伍無法相信，這個曾經的英雄竟成了叛徒。莎拉·班尼特眼中閃過一絲痛苦，她曾視艾樂娜為偶像，如今卻要面對她的背叛。「艾樂娜，你曾是我們的希望，」莎拉的聲音顫抖，幾乎哽咽，「你怎麼能這樣？」

「希望？」艾樂娜冷笑，目光如刀般銳利，「人類的希望是有限的，而暗影族能給我無限的生命。我只是選擇了更好的未來。」她的語氣中帶著一絲嘲諷，彷彿在挑釁他們的信仰。

柯文感到一陣撕心裂肺的痛苦，他緊握拳頭，指甲深深陷入掌心，鮮血緩緩滲出，滴在冰冷的地板上。「你會為你的選擇付出代價，」他的聲音低沉而顫抖，眼中閃過一抹痛苦的決絕，「我們會阻止他們，保護地球。」

在審訊中，艾樂娜透露了暗影族的入侵計劃：他們將在三個月內抵達地球，發動全面進攻，利用空間跳躍技術打開多個入侵點。莎拉咬牙說道：「我們得立即行動，否則地球無處可逃。」她的聲音中帶著憤怒與無奈，但更多的是堅定。

是堅定。

柯文轉身離開辦公室，背影在燈光下顯得孤獨而堅毅。他感到背叛的傷痛如刀割般刺入心臟，但他知道，現在不是沉溺於悲傷的時候。他們必須團結一致，面對即將到來的風暴。

第七章：入侵開始與犧牲

三個月後，暗影族艦隊如黑雲般壓向地球軌道，遮天蔽日，龐大的艦身散發著冰冷的金屬光澤。JNSA的防禦系統在第一波攻擊中瞬間崩潰，城市陷入火海，尖叫聲與爆炸聲交織成一片末日交響曲。柯文·哈珀指揮「先驅號」，利用空間跳躍技術突襲敵人，飛船在炮火中穿梭，艙內的警報聲刺耳欲聾，紅色的警示燈閃爍不停，映得每個人的臉色都帶著緊張的紅暈。

「左舷受損，能量護盾下降至50%！」米格爾·阿爾瓦雷斯大喊，雙手飛快地在控制台上操作，汗水順著額頭滑入眼睛，刺痛了他的視線。他迅速調整飛船的能量分配，將剩餘的動力轉移到防禦系統，試圖穩住局面。

「堅持住！」柯文咬緊牙關，目光鎖定在敵方母艦上，「我們必須摧毀

它！」

他的聲音中帶著不容置疑的命令，額頭上滲出細密的汗珠。莎拉·班尼特在旁邊分析敵艦的弱點，發現母艦的能量核心暴露在外，建議集中火力攻擊。

陳立提出一個瘋狂的計劃：駕駛一艘裝滿炸藥的輔助飛船撞向敵方母艦。「這是唯一機會，」他平靜地說，目光堅定如鋼，彷彿早已做好了準備，「告訴我家人，我愛他們。」他的聲音中帶著一絲溫暖，卻掩不住決絕。

「陳立，不要！」米格爾撕心裂肺地喊，聲音中滿是痛苦，眼中閃過一抹淚光，「我們還有其他辦法！」他試圖抓住陳立的手臂，但被輕輕推開。

「沒有時間了，」陳立搖頭，嘴角揚起一抹苦笑，「這是我的選擇。」他轉身走向飛船，背影孤獨而堅定，留下隊友的呼喊在身後回響。

柯文緊握控制桿，手指因用力過猛而發白，指甲幾乎嵌入掌心。他知道陳立的決定是正確的，但內心卻湧起無盡的悲痛。「陳立，」他的聲音沙啞，幾乎哽咽，「我們會記住你的犧牲。」

陳立點頭，駕駛輔助飛船衝向母艦。飛船在太空中劃出一道孤獨的軌跡，隨後化作一團巨大的火球，母艦被炸出一個巨大的缺口，碎片四散，攻勢暫緩。爆炸的衝擊波震得「先驅號」劇烈顛簸，隊員們緊握座椅，淚水無聲地滑落。

柯文眼睜睜看著陳立的飛船消失在爆炸中，內心湧起無盡的悲痛與憤怒。

他緊握拳頭，咬牙切齒：「我們會為你報仇，陳立。」淚水模糊了他的視線，但他強迫自己專注，因為戰鬥還未結束。

莎拉輕輕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聲音哽咽：「他會永遠活在我們心中。」她的手顫抖著，眼中滿是悲傷，但仍試圖給予柯文支持。

第八章：最終犧牲與救贖

戰鬥進入白熱化，安妮在地面指揮中心協助防禦時被暗影族俘虜。柯文得知後，內心一陣劇痛，彷彿被利刃刺穿。他不顧一切衝入敵陣，炮火在他身邊炸開，碎片劃破了他的手臂，鮮血染紅了制服，滴落在焦黑的地面上。他利用空間跳躍技術短距離閃避敵人攻擊，手中緊握著光輝聯盟提供的能量槍，射擊精準而果斷。

在隊友的掩護下，他終於找到安妮，她被綁在一根柱子上，臉色蒼白，銀色頭髮散亂地貼在臉頰上，但眼中卻閃爍著堅定的光芒。

「柯文，你不該來，」安妮的聲音微弱，帶著一絲責備，「太危險了。」她的呼吸急促，嘴角滲出一絲血跡，顯然受過折磨。

「我不會丟下你，」柯文堅定地說，迅速解開她的束縛，手指因緊張而微微顫抖，「我們一起回家。」他將安妮扶起，發現她腿部受傷，行動不便，於是將她背在身上，準備突圍。

就在這時，一隊暗影族士兵包圍了他們，猙獰的面孔在火光中若隱若現。柯文拔出能量槍，與敵人展開殊死搏鬥，槍聲震耳欲聾。莎拉·班尼特和米格爾·阿爾瓦雷斯趕來支援，但戰鬥中，莎拉胸口被能量束擊中，重傷倒在血泊中；米格爾試圖掩護他們，卻在混亂中被爆炸的煙塵吞沒，失蹤無蹤。柯文背起安妮，衝出重圍，每一步都像是踩在刀尖上，終於回到安全地帶。

戰後，柯文與安妮在陳立的紀念碑前默哀。風聲在耳邊低語，像是陳立的靈魂在安慰他們。安妮的淚水無聲地滑落，滴在紅色的土壤上，染出一小片深色。

「我們贏了，但代價太大，」她低語，聲音顫抖，幾乎破碎。

柯文緊緊抱住安妮，兩人都在為失去的同伴而悲傷。他感到一陣撕心裂肺的痛楚，喉嚨像是被什麼堵住，但他知道，為了地球的未來，他們必須堅強。

「我們會重建家園，」他輕聲說，聲音沙啞卻堅定，「讓陳立、莎拉和米格爾的犧牲不白費。」

第九章：勝利與新生

戰後，地球開始重建，滿目瘡痍的城市中開始出現新的生機。UNSA舉行盛大的紀念儀式，表彰英雄。柯文·哈珀與安妮站在台前，緊握雙手，凝視著台下的群眾。天空湛藍，陽光灑在廢墟上，反射出微弱卻溫暖的光芒，彷彿預示著新的開始。

「我們會重建家園，」柯文在演講中說，聲音堅定而有力，傳遍整個廣場，「我們會讓地球變得更好，讓我們的後代生活在和平與希望中。」台下響起雷鳴般的掌聲，群眾的眼中閃爍著淚光與希望。他提到陳立、莎拉和米格爾的名字，聲音微微顫抖，卻充滿力量。

儀式結束後，柯文和安妮來到海灘——那個他們曾經分享初吻的地方。海風依舊輕柔，海浪依舊拍打著沙灘，但他們的心中卻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責任。

「我們會有自己的家庭，」安妮微笑著說，眼中閃爍著溫暖的淚光，「我們的孩子會知道這段歷史，會知道陳立、莎拉和米格爾的犧牲。」她的聲音輕柔卻充滿力量。

「是的，」柯文點頭，凝視著星空，眼中映出無數星辰，「他們會成為新的先鋒，守護這個宇宙。」他想到未來，想到人類可能面對的更多未知挑戰，

卻感到心裡充滿希望。
 傷痕累累的地球播下希望的種子，迎接新的冒險。柯文和安妮肩並肩，走向未來，準備迎接生命中的下一個篇章。他們知道，雖然戰爭留下了傷痕，但愛與希望將引領他們前行。

卦

佳作 應華四乙 楊守唐

梅雨季的午後，老宅正廳裡浮動著一股陳年的氣息，線香的煙靄與木料受潮的黴味交織在一起，醞釀出幾分古廟的肅穆。阿滿躡著腳從外頭進來，布鞋底沾著天井裡的青苔，在紅磚地上留下幾道濕漉漉的腳印。她伸手撩開那掛褪了色的琉璃珠簾，珠子碰在一起，叮叮咚咚，倒像是誰在暗處敲著一面小磬。

推開祖母的房門，一股樟腦丸的氣味撲面而來，濃得幾乎能在舌尖嚐出苦味。這氣味裡還混著些別的——或許是祖母那些綢緞衣裳上的薰香，又或許是木櫃深處藏著的藥材，總之是一種上了年紀的味道，聞著叫人想起那些壓在箱底的、泛黃的老照片。阿滿不由得皺了皺鼻子，這氣味讓她想起小時候發燒，祖母用樟腦油給她推拿的情形。但她還是繼續往前走著，像是被什麼無形的東西牽引著。

房裡的光線很暗，只有從窗簾縫隙漏進來的一縷，斜斜地切過梳妝台上的銅鏡。阿滿的影子投在牆上，被拉得很長，晃晃悠悠的，像個遊魂。她的手指